

一、走進弟弟山

三月的一個下午，我跟著爸媽走進了一座陌生的山裡。

這座山，雖然和阿媽家村子外圍的那幾座山手牽手，排排站，但是我從不曾來過，只有站在阿媽家的土坡上，用眼睛遠遠眺望過。

當我瞇起眼，以指尖輕輕一點——一朵雲兒就會聽話的從山的這邊，飛去蓋住了山的那邊的頭頂。彷彿個兒一般高的兄弟倆，輪流共戴一頂白色絲絨帽！這時，看起來那麼遙遠的兩座山，卻變得那麼近了。

這是我一個人時，常變的魔術——用心和眼睛邀來雲兒和山兒陪我玩兒。

但是這一次，我竟真的站在這座「弟弟山」的腳邊了，等爸爸把車子在樹林下停好，我就可以真正走進山裡，親近他了。

我抬頭看，「弟弟山」已經戴上一頂白雲帽在等待我。

山下的這片樹林很濃密，爸爸著實費了一番工夫，還將前輪壓在一條凸出地面

的老樹根上，才勉強停好了車。

我往上走了幾步路，轉身看，爸爸的鐵灰色車子歪歪夾擠在一棵棵相思樹之間，好像一粒硬塞擠在巨人腳趾縫裡的小石子。

你會不會很痛啊？我問「弟弟山」。

「弟弟山」沒有回答我，卻在山區彎彎的入口，下起了綿綿的春雨。

雨絲細細柔柔的飄著，像有人站在山頂上撒下一把一把新生的鵝毛。落到身上先是一陣輕微的癢，再化成了心涼。

我仰起臉，讓雨溼潤臉頰，也讓一顆被午後春陽鼓譟發酵的心，像一粒安靜的梅子，冰鎮在雨中。

我放慢了脚步，以腳跟為圓心，身體為半徑，用眼睛畫了個半圓，環看這座山中的景物。

也許是山高溼寒，黏滑的山壁像弧形的筆座，上面插滿了一株株葉美莖肥的蕨類，正沾潤著雨墨，書寫出它們豐沛的生命力；還有幾棵金狗毛蕨，從深深的山谷裡長出來，在片片綠葉中，挺直了一根根沾滿細細金毛的捲曲幼葉，像是要擎天的柺杖，又像是回響在山谷中的一聲聲問號。

為什麼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

這個時刻，我似乎明白了，天地間也存在著很多疑問，等待解答。

二、爸爸星

唐士兒

那個夏天，全家跟隨爸爸調職搬到北投時，我剛讀完小學一年級。接下來的暑假時光特別新奇，樣樣充滿了趣味，甚至帶些兒浪漫。

雖然當時媽媽有病在身，但爸爸下班後總會分擔家務，保持家庭正常的氣氛，從未讓我們孩子感受到壓力，反而過得自由自在。

新家位於郊區，附近流著一條潺潺小溪，可以望見形如美女的「觀音山」。但最吸引人的還是屋後那一大片被微風吹拂過的青青草原。草原帶來新鮮的空氣，也提供了一個天然的昆蟲教室，讓我在草叢中認識了蜻蜓、蝴蝶、蚱蜢、螳螂、小瓢蟲，還有從軟軟的屁股中發出冷冷黃光的可愛螢火蟲。印象裡，牠們總是那麼多、那麼多，那麼容易見到；就和爸爸時常在我們身邊一樣，那麼理所當然……。我像小海綿，盡情吸取著輕風白雲，吸取著花色草香，也吸取著爸爸的愛。

有一天，我們吃過晚飯後又在想著要做什麼——那時大多家庭沒有電視，總會找些別的活動來打發時間。

爸爸忽然心血來潮，要帶家人散步到他辦公的地方，去看一看。我和哥哥姊姊都為這趟夜遊興奮起來。那晚，媽媽也興致很好的一起去了。我們一家大小聆聽著蛙叫蟬鳴，伴著螢火蟲光一明一滅的向草叢前行。

爸爸上班的地方，並不如想像中好玩，但是那段返家的路程，卻使我永生難忘。爸爸決定帶領我們穿越小溪，走另一條捷徑。當大家牽手奮力踏上草原後，不禁被眼前巨大的星空震懾住了。

鄉間的夜空晴朗廣闊，像塊綴有無數亮片的布幔蓋過天際。我正驚呼著這景象時，爸爸親暱的彎下腰來，問我想不想認「北斗星」。

「在哪裡？」我望著滿天繁星，急切的問爸爸。

「看那兒！有七顆星，排成一個杓子的形狀……」

我順著爸爸的大手指尋找，突然間，那七顆星神奇的自群星中浮現，再也隱退不掉。

「好像哦！真的好像一個杓子……」我開心的叫道。一路上又忍不住頻頻抬頭看它，心中一直奇怪著，為什麼星星能夠做出杓子呢？……

二十幾年過去了，當我長大懂事，深深明白爸爸照顧一個家是多辛苦時，爸爸卻和上天約定似的，負完應盡的責任便離開了。如今，我用任何東西也無法換得和爸爸相聚片刻，只有憑藉回憶的點滴想念他。

螢火蟲光雖難再見，幸好天上的星星永恆不變。每當我有機會仰望星空時，總會第一個去找「北斗星」那個杓子，那和爸爸一樣親切、簡單而又完美的星星。

三、只要我長大

張育華

不再想著電視上的頑皮豹，尾巴為何那麼長？那隻大笨貓，為何老是捉不著小老鼠？不再用童話故事堆砌成一座城堡，日日耽心王子會娶別人；也不再苦惱那枚紅蘋果會不會有毒。不再推著糖菓車遊行，不再妄想乘坐風箏飛上天，更不會再要小狗叫我媽咪，不再偷吃口紅，亂綑領帶——只要我長大。

只要我長大，我會大口大口地吞飯，不再拿去塗牆造屋，還餵蜘蛛；只要我長大，絕不率兵進攻螞蟻窩，生擒女王蜂；只要我長大，一定會把蚊子驅逐出境，不請它們到家裏來睡覺；只要我長大，再也不把魚缸裏的小蝌蚪當作海豚般訓練；只要我長大，絕不再到澡缸裏游泳；只要我長大，不會再要求大老鷹載我翱翔蒼穹。

媽媽說：長大了才可以穿高根鞋，當新娘子；爸爸說：長大了才可以開跑車、喝酒；奶奶說：長大了才可以賺錢，一個人睡覺；公公說：長大了才可以到國外唸書，並且有身份證；老師說：長大了才有力量去打共匪回大陸。所以我要快快地長大。

可是我為什麼還沒有完全長大呢？過去像一段繽紛、無邪的電影，來不及看清楚，就給膠卷一卷卷地捲走，曾經，我握著大把大把的爆玉米花，也想跟別人肩比肩排隊看电影，可是他們卻說：小孩子看不懂啊！偶而我也想發表一些感言，大人們卻說：小孩子不要插嘴。哎！上帝！上帝！如果您有知，保佑我快長大。

只要我長大，就可以明瞭蒼穹之下，人心不平的原因；只要我長大，不但能控制我的眼淚，還能知道在挑戰中不要輕言投降；只要我長大，我人生的路，就能超越逝去的時光，飛躍到永恆。只要我長大，不管遭受到光陰如何的暗蝕，明天我還是要繼續成長。

四、荷葉正盛滿著雨水

吳源戊

那一陣雷雨，太恐怖了。烏雲好像無數的黑旗，在天空中搖晃翻滾著。狂風追著大雨，雨水噼哩啪啦的灑下來；雷聲咬著閃電，閃電一亮，雷聲就轟隆隆的打下來。天空好像在舉行廟會，鼓聲、鞭炮，煙灰四散。嚇得我們都摀著耳朵，眯著眼睛，在家裡動也不敢亂動。

才一會兒的工夫，雨停了，雲開了，天空清了，雷電不見了，我們像水面上的小魚又鑽動起來。

爸爸說：「走，我們去荷花田玩水珠。」

我早就注意到附近那一片荷花田了。雖然是不太開花的品種，葉子卻像倒扣的雨傘，最適宜裝雨水。

從馬路上望下去，荷葉上都盛滿了剛下的雨水。不過，風比我們先到荷花田，它已經搖著荷葉上的水；只是，風太笨拙了，常弄偏了荷葉，水就「ㄏㄨㄚ」的一聲，滑進田裡。

我們走在田埂上，水在荷葉上都變成了大珠子、小珠子。弟弟最喜歡拍著荷葉，讓葉子上的水滴，碎成很多的小水珠，然後搖動荷葉，讓小水珠像珍珠般的滾動。從亮晶晶的水珠中，我彷彿看到閃電困在裡面。

爸爸發明了一種玩法，首先他將高層的荷葉推一下，讓水流到中層的荷葉上，再溜到低層的荷葉上。弟弟拉著褲管，等待低層荷葉的水，沖到他的腳，然後哈哈大笑說：「瀑布到家了。」

我則站在田埂上，等著爸爸和弟弟走過來，然後猛拍荷葉的水，讓水爆炸起來，濺得他們滿身都是。我們的笑聲、尖叫聲，使得荷花田好像又下了一場小雷雨。突然有兩隻水鳥，從田裡走上田埂，歪著頭，看了我們一下，又下田去了，不知道牠們想說什麼？

我卻大聲的打著招呼說：「哈囉！剛剛的雷雨好恐怖，有沒有嚇壞你們？」

弟弟接著說：「這兩隻水鳥真好，下雨天，有這麼多的雨傘可以撐。真想下雨天，撐傘出來玩。」

爸爸擦了一下臉上的水，說：「下次下雨時，我們立刻撐傘過來，聽雨在荷葉上打鼓的演奏會。」

五、最黑的地方

周姚萍

星星家有一個傳統，小星星要長成大星星時，必須經歷一個「成年禮」，也就是到地上找一個最黑暗的地方，溫暖那兒、照亮那兒。

亮亮這顆小星星到了該經歷「成年禮」的時候了。

他來到地面上，卻苦惱者：哪裡是「最黑的地方」？
「晚上應該就是最黑的吧！可是一到了晚上，到處都黑漆漆的，我哪有辦法讓這麼大的地方變亮、變溫暖呢？」

亮亮只好問一個在窗口看書的小男孩。驚喜又訝異的小男孩很努力幫亮亮想著「哪裡是最黑的地方」，最後他開心的歡呼一聲，跑到房間裡一會兒後，端來一盆黑漆漆的水，說那裡應該就是「最黑的地方」了。

亮亮半信半疑的把頭探進去，啊！搞得一臉黑，原來那是一盆「墨水」。

亮亮謝過好心的小男孩，又來到另一個窗口；窗邊的小女孩看起來有些畏怯。

她想了好久，說不出哪裡是「最黑的地方」。她又東看西看，最後指指床底下說：「也許那裡是『最黑的地方』吧！」

亮亮也不知道該不該相信小女孩的話。

小女孩看亮亮有點遲疑，就說：「妳怕嗎？要不要我陪妳進去？」

亮亮說：「好。」

小女孩捧著亮亮，鑽進床底下；那裡真的很黑，還有許多灰塵和蜘蛛絲。

小女孩不知道為什麼微微發起抖來，她把亮亮貼在胸口。

「這裡就是世界上最黑的地方嗎？」亮亮問。

小女孩想起自己被酒醉的爸爸毆打後，總是哭得發抖，躲在這裡來，她把亮亮更貼緊胸口一些，閉緊眼睛說：「嗯！好黑，好黑。」

「好！看我的吧！」亮亮努力讓自己發出最大的亮光和熱力。

小女孩又黑又冷的心感覺到了；不曾與人緊緊依偎的她，第一次有了溫暖與光亮的感覺，因此，一滴熱淚從她的臉頰滾落，滾落……

六、冬冬的秘密

冬冬是一個二年級的小學生。他很聰明但是又調皮又貪玩，整個暑假都不肯做功課。下個星期就要開學了，媽媽檢查他的暑假作業時才發現他的國語功課一個字也沒寫，就罰他坐牆犄角一小時，然後告訴他，非把功課寫完，才准出去玩。

冬冬一邊抄生字生詞，一邊氣憤地想：「都是字，都是字害我的，如果課本沒有字，那我不是都不要寫了嗎？」他寫著寫著就疲倦起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課本一闔，就去睡覺了。

正瞇著眼，迷迷糊糊快睡著的時候，忽然聽見一種細小而嘈雜的聲音，冬冬睜開眼，側過身子，仔細聽聽，發現是從桌上闔著的課本裡傳出來的，原來是一大堆字，七嘴八舌地在說話。

有個聲音說：「冬冬最討厭，平常也不來看看我們，打開書本來讓我們透空氣，讓我們和他的手指玩一玩，和他眼睛打打招呼。」

另一個聲音說：「就是嘛！他還老是怪我們呢！」

「我最羨慕我姊姊了，它住在小毛的課本裡，小毛每天都去看它，跟它說話，還替它造了好多好多漂亮的小孩子。」

冬冬心裡覺得很奇怪，小毛怎麼替字造小孩呢？

忽然聽到一個聲音哭著說：「冬冬這個該死的東西！你看，他把我的小孩子弄成什麼樣子了，一個個歪鼻斜眼，真是醜死了。」

冬冬想了很久，才知道，原來他如果寫個「中」字，就是替「中」字造了一個小孩。剛剛因為趕作業太匆忙，字都寫得歪歪倒倒，所以才會遭到這種抱怨。

又有個聲音說：「你的小孩只是長得不好看而已，看看我的吧！都是一群殘廢，都少了一隻手！」

大家紛紛關切地問：「怎麼回事啊？」那個聲音回答：「你們看，我的樣子不是『林』嗎？冬冬把我寫成『材』了。這下不是少了隻手嗎？」

「你還好，這是你的小孩，而且生下來就是這樣，不會感到痛苦，我呢？」家說：「那回冬冬把口香糖放在課本裡，當他把糖拔下來的時候黏掉了我一條腿，痛得我要死要活，到現在傷口還沒復元呢！這不算，他還不知道該幫我裝條假腿，害我現在連動都動不了！」

大家聽了都憤慨起來：「我們要離開這個小壞蛋！我們逃出去吧！」

大家商量了半天，最後決定先用破折號「—」把課本頂開，再把長長的刪節號「……」從書上垂到桌子下，當作繩子，好沿著它爬出來。……

七、聽！流星的故事

我們住在三合院，晴朗的夜晚，吃過晚飯後，堂兄弟們喜歡圍聚庭院裡，坐在三輪車上談天說地。小孩子沒有什麼正經事好談的，不過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喜歡窮扯，誰會扯，就聽誰的。

二堂哥是個「蓋仙」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他在「主講」。但是我們也希望他能多講些。因為他說的，我們認為都是真的，非常神奇。真不知道二堂哥怎麼懂得這麼多。

他最擅長「隨機講故事」，絕不會拖泥帶水，或說不出來。我對流星最原始的印象，就是二堂哥的啟蒙。有一天晚上，二堂哥正說到「海龜大睡三千年」時，弟弟驚呼出聲，指著天空說：「星星掉下來了！」大家往天空一看，一顆流星真的畫著亮光，往東北角墜落，馬上不見了。正當大家紛紛猜測，二堂哥以一種難以抗拒的聲音說：「我講給你們聽。」

「古時候的賢人死了以後，變成神，升到天上，各就各位。現在我們看到的星星，就是一個個不一樣的神。你們不要懷疑，很多廟裡拜拜的神，就是從前的賢人，像關公、孔子、文天祥、媽祖……。我再告訴你們，李白是『太白金星』降世的，所以李白的號就叫作『太白』……」

「星星為什麼會掉下來？」小堂弟忍不住，趕緊抓了空檔發言。

「你們不要緊張，剛才那顆星星掉向東北方，表示東北方將有一位賢人要誕生了，以後這個人會很有作為。」

「如果星星全部掉下來呢？」

「不會。天庭有一個制度，不可以全部跑下來。何況由星星化成的人死後，仍然會變成星星掛在天上的。」

每個小孩子都同意二堂哥的說法：流星是天上的星星降臨凡間的一個過程。

當然，二堂哥的說法在我們五年級上到有關流星的課程時，完全被推翻了。不過，我還是很懷念二堂哥說「流星的故事」的那個夜晚。我的腦海裡比他家小孩多一個故事版本呵！

八、阿田家的新屋

姜聰味

一個大颱風帶來一場豪雨，一場豪雨使河水暴漲，暴漲的河水沖毀了堤防。洪水像貪婪的土匪闖進阿田的家，沖走了鍋碗瓢盆，沖走了家具用品，沖走了雞鴨鵝豬。阿田的爸爸帶著搶救出來的一點點財物，趕著一頭老牛，帶著一家人逃難似的，天還沒亮就上村子來找歇腳的地方。

風雨肆虐到天明，總算平息了下來。天空還飄著細雨，阿爸已經把我們都叫起牀，他請阿田一家人放心的住在我們家。阿爸說：「我們家夠大，大家擠一擠，更熱鬧！」

阿爸牽著阿田家的老牛到牛寮，媽媽煮了一鍋熱水給他們洗澡，還拿我們的衣褲給阿田和他的兄弟姊妹換。喝完熱地瓜粥，媽媽請他們先到我和哥哥、姊姊平常睡的大牀去休息。

下午，雨停了，天晴了，我跟著阿爸和阿田一家人到河邊去。河邊空盪盪的，阿田的家被洪水夷為平地，留下的是斷裂的木頭、濕重的棉被，以及幾件零落殘破的家具用品。阿田的媽媽看了忍不住痛哭失聲。阿田的爸爸指揮阿田和幾個孩子收拾殘局。牠們站在瓦礫堆中，默默的檢拾一些可用的東西。阿爸用鐵牛車幫他們把東西運回我家，等天氣放晴以後，放在院子裡曬乾，以後還可以使用。

阿田和我同姓，論輩分，他得叫我「姑婆」，所以他很不情願住我家。可是他別無選擇。他和我念同班，在學校裡，同村子的同學一提起阿田家被水沖了，他們寄住在我家的事情，阿田就頭低低的，好像很沒面子。所以放了學，阿田總是牽著他的老牛回河邊去，一邊看牛，一邊關心他爸爸和工人整地建屋的進度。

阿田的爸爸很固執，不肯搬離河邊。他說他的田地在那裡，他在那裡住慣了，所以不肯離開。他堅持即使借錢，也一定要用鋼筋水泥蓋新屋。阿田的媽媽每天提著點心和午餐、晚餐的飯菜，去給阿田的爸爸和工人吃。阿田和他幾個兄弟姊妹也常被差去做零工。

眼看著阿田家的新屋即將落成，阿田的爸媽向我的爸媽道謝，說來日再報這恩。阿爸卻要他們別說見外的話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嘛！

半年後，阿田他們搬回河邊住了。希望阿田在學校看見我不會再感到彆扭，希望他們那幢地基打得高高的新屋，永遠不怕也不會被水沖垮。

九、我有一箱寶物

杜子

我有一箱「寶物」，藏在我自己的臥房裡，閒著的時候，我會搬出來翻一翻。看著看著，臉上的神情就像「氣象台」，有時晴朗露出微笑的陽光，有時陰霾顯出憂鬱的烏雲，有時風雨來襲淚光閃閃。

我有一箱「寶物」，藏住四十多年的情誼，苦悶的時候，我會攤在牀上仔細玩味。想著想著，童年的歡笑展現在眼前，青春的年華殘留浪漫的痕迹，中年的感傷化作斑駁的回憶。

我有一箱「寶物」，也許，在別人眼裡沒什麼價值；可是，對我來說卻勝過任何珠寶。因為，我生長的點點滴滴，生活的酸苦甜蜜，都完好如初的保存在那裡。

我有一箱「寶物」，也許，在我心靈中已經有些輕微褪色；可是，卻永遠沒有任何東西可取代。因為，裡面珍藏的親情和友情，都曾經在我生命中溫暖、發光。

這一箱「寶物」，有一冊冊的日記，還有一疊疊的書信。偶爾翻閱日記，會無意間發現幾張泛黃的照片，或是各式各樣的書簽，上面簽了名字的人呵，現在你們都還好嗎？還會想起我們曾經擁有的快樂時光？

有一回的夜晚，我把某一個好友給我的書信，按照時間順序一封封的念過，我竟然失眠了；因為，夾在書信中的一葉葉菩提，向我訴說著無數的故事，以及無法彌補的遺憾。我想，如何珍惜現在享有的溫馨，不讓它輕易流失在我們的忙碌裡，將是我未來努力的課題。

我有一箱「寶物」，現在仍藏在我的臥房裡，閒著的時候，苦悶的時候，我會再搬出來翻一翻，仔細玩味；那是因為——裡面藏住四十多年的情誼！

十、阿媽的菜園

我常常跑到阿媽的菜園裡，去看看她又種了什麼新的菜？

圓圓的包心菜，還是蹲著打瞌睡。高高的蔥，挺直身體在站衛兵。嫩嫩的菠菜剛伸出綠色的小手。老老的空心菜已經黃了幾葉頭髮。香菜的家，現在蓋起了高樓大廈的絲瓜棚。棚下幾條胖絲瓜和瘦絲瓜在比賽吊單槓。一群梳著龐克頭的白蘿蔔，躲在土裡開舞會，吵得鄰居玉蜀黍也不梳一梳毛毛鬚鬚的頭髮，就蒙在綠睡袋裡睡覺。

每一種菜都有自己領土的菜圃。阿媽的菜園就是這些方方長長的菜圃拼起來的俄羅斯方塊！

每天一早，阿媽都會到菜園去。她說菜園是她的「運動場」和「老人樂園」，她要去那裡「做一做運動」和「玩一玩」。中午的時候，我們就吃剛從土裡拔起來的新鮮蔬菜。

每隔一陣子，阿媽還會在菜園裡「燒草」。這是我和弟弟最喜歡的工作。我們先幫阿媽把野草拔起來，堆成一座一座小山，讓太陽把小山曬成金字塔後，就可以準備請阿媽來主持生火慶典了。

阿媽先用幾塊石頭和磚頭蓋成一座小火爐，再放上報紙和樹枝，把點燃的火柴棒丟進去，紙扇子搗一搗，嘩嘩啵啵！報紙開了一朵火熱熱的大紅花！

這朵花愈開愈大，愈開愈大，化成了幾隻火蝴蝶飛到空中。火又熄了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阿媽說報紙容易著火也容易熄滅，只有樹枝燃起來才燒得久。果然，我看樹枝一端有紅紅短短的一截，像ET的手指，草一丟進去，就燃燒起來了。

快呀，快！我一把抱起乾枯的雜草，忍受它們像小針一樣地扎著我，想像自己是勇敢的「救火」員，正要運草去搶救一座火山。當火愈來愈大時，我又變成印第安人了。濃濃的煙從草堆裡竄上來，飄到空中。不知道在山上打獵的族人，有沒有收到我求救的訊號？這時候，弟弟抱著一堆草向我走來，喚，我強壯的瑪噶達勇士，果然帶著他剛獵到的鹿皮來拯救我了。

當燒草任務完成時，阿媽就在熱熱的灰燼裡燶幾條地瓜獎賞我和弟弟。她說我們幫她一個大忙呢。